

大门外面的那棵五角枫树,人们就叫他枫,家里出生的女婴起名叫枫。

枫一出生妈妈就没了,那时候枫树还是一棵小树苗。

枫一开始哭的时候,爸爸就抱着她来到小枫树跟前,用手一边晃动着小树苗,一边给她唱歌谣。听着爸爸的歌谣,看着来回晃动的小枫树,枫笑了,笑着笑着就慢慢睡着了。

以后,只要是枫哭,爸爸就会把枫抱到枫树跟前。枫树长了叶子,一起风,枫叶沙沙地响,发出像琴一样的声音,枫伸着小手去探正在晃动的小树叶,露出甜蜜的微笑。

·小说·

枫

◆田红旗

从此,爸爸不用再给枫唱歌谣。

枫听着枫叶琴一样的声音慢慢长大。

懂话的时候,枫问爸爸,妈妈在哪里。

爸爸说妈妈出远门了,等枫树落叶子的时候妈妈就回来了。枫看着绿油油的枫叶,恨不得马上要它落掉。等到树叶落完的时候,还没有看见妈妈回来,枫生气了,就想把枫

树砍掉,让它再也不会长叶,妈妈就可以回来了。无奈她的力气太小,只在枫树记下了一条伤痕。

从此,枫再也不相信爸爸的话,再也不喜欢那棵枫树了,好像妈妈的离开就和那棵枫树有关系。

枫像变了一个人似的,每天少言寡语。

渐渐地,枫喜欢上了浓浓的墨香,那些大大小小、厚厚薄薄的书里面,有可亲可爱的妈妈,有幸福的童年。

枫树上那道伤疤逐渐愈合成了一个月牙,枫也逐渐长大了,也不再问妈妈的事情了。

后来,枫考上了大学。

再后来,枫带着自己的女儿回到了老家。

女儿指着大门前根深叶茂的大枫树问妈妈:“妈妈,那是什么树?”

“那是妈妈树!”枫含着眼泪回答。

枫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妈妈,她早已将那棵枫树当成了妈妈。

·散文·

永恒的吟唱

◆高红燕

今天早读时,我和孩子们一起赏析了唐代诗人杜甫的《赠卫八处士》这首诗。和学生们一起诵读这首诗时,我不知不觉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高中时代,看到老师踱步在教室里,为我们深情解读这首诗的情景。那时,我分明看见语文老师的眼眶里闪烁着晶莹的泪珠,她不仅是我们的良师,更是益友。记得她总是披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,高挑的身材,那双多愁善感的眼睛里仿佛是上通天文,下知地理。

她的教学方法总是不拘一格,一张能说会道的嘴总是把语文课讲得引人入胜。尤其是能引领我们在广阔的大自然中感悟生命,体验生活。在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季节里,老师带领我们在美丽的大自然中采撷风景,同浴春光;在绿树成荫的夏日里,师生共同品味着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奇妙,那是如此的闲适;秋意渐浓,秋露为霜,我们吟诵着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,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”,又是如此的感怀;在雪花飘飘的冬日,老师又和我们一起饱览着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美景,那是何等的祥和……

曾记得,我们会为一道辩论题和老师争得面红耳赤;绿草如茵的操场上,有我们师生跃动的身影;晚霞映红的一角,老师正和我们

促膝谈心……然而,由于各种原因,老师决定要调走了,而我们也早有耳闻,所以那节课成了她给我们上的最后一节课,知道无法挽留老师,我们每个人都非常伤感,诵诗中更是渗透着浓浓的师生情和离别意。

“明日隔山岳,世事两茫茫。”即使到现在,由于各自忙于工作,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位谆谆教诲过我们的老师,只是听说她在自己家乡所在的中学任教,但我总在心里默默地祝福老师,感恩老师。

如今,我也站在了这三尺讲台上,和孩子们进行着心灵的对话,每带一届学生,我都会让孩子们去品读这首诗。每次诠释这首诗,我都会感慨万千,在真挚的诗词背后,包含的何止是友情,更是人与人之间最弥足珍贵的情感:师生情、亲情、同学情……都可以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,也许这其中对恩师的思念情结,但我更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在潜移默化中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:父母的呵护、师长的教诲、朋友的忠言……更希望我的学生能以一颗感恩的心回报关心自己的人,回报这个社会……

而我,将一如既往地每一个诗意的黎明,与孩子们共同吟唱生命中的每一份感动!

原载《青年文学家》2022年7月下

·散文·

父亲赶车

◆尤生荣

在方圆百里,父亲是出了名的车把式,用行家的话说,鞭子头硬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马车是农村主要的交通工具,通常为4套车,驾辕的辕骡(马),前面3头牲口,中间为串套,两边为边套。

一次,全公社马车集中搞运输,快上到坡顶时,前面的马车无论赶车的如何使劲吆喝,挥动鞭子抽打,都拉不上去。后面的马车全挡住了,赶车的都走上前主张卸车让道。父亲一声不吭地站旁边抽烟,观察一阵后对赶车的说:“让我试试,不行再卸车。”走近马车喊了一声口!打招呼稳住牲口,告知要开套了,甩手朝串套骡子一鞭打去,几乎同时啪啪两鞭分别打向两个边套,所有牲口迸发合力,一气把车拉上坡顶。同行连声叫好,自此父亲多了个“快三鞭”的名头,但凡结队出行,总让他前头开路。

父亲打牲口狠,一鞭下去,牲口耳后跟当即一道血印,为此,队长一度不让他再赶车。说来也巧,没过多久,一场意外,父亲又被起用了。

种马同驴交配所生为马骡,种驴同马交配所生为驴骡,相比较驴骡力大耐使且病少,缺点是难驾驭。队上就有这么一头驴骡,干活没得说,只是又踢又咬,没人敢使唤,竟然咬伤了饲养员的手,一连几天一直拴在槽上。队长无奈找上门,父亲二话没说,提鞭子走进饲养室。父亲此前使过这头驴骡,一声口吓得浑身打颤直往后退。父亲解下口绳,在圈门外截住,把口绳往它背上一扔,持鞭头前走,它乖乖地跟在身后,绕村转一圈,拴上牲口桩。

其实父亲很疼牲口,没事就给牲口梳理毛,喂草料前总要仔细检查,生怕掺杂土块、铁丝,赶车途中时常省下干粮分给牲口。闲下就收拾牲口套具,给骡子脖颈戴上一串铜铃,为牲口面部系上红缨穗,装扮得如同现在娶亲的婚车。夏天怕牛蝇叮牲口,烈日烘烤下守牲口旁驱赶拍打,弄得满手牛蝇血。

父亲说打是迫不得已,打过也心疼,赶车如同玩老虎,你降服不住它就会生乱子、出人命。

一次往翼城送货,中午时分走到一村口桥头,不料一块桥板断裂,比先前窄了。正是收工时候,下地回来的人都围过来看。咋办?如果折返要多走一二十里路。父亲用鞭杆量了量,要过去两边悬空半个轱辘。正所谓艺高人胆大,父亲听众人议论,有意露一手,拍了拍骡子膀子,心想:“老伙计!全看你了,可别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人显眼呵!”父亲手提领子绳,喊了声口,前面的牲口立马松了套,马车由骡子独自拉动,“慢着!”只见骡子拧脖子用力一步一步慢慢拉过了桥,看的人齐声喝彩:“好骡子!好骡子!”人群中一位老汉说道:“好骡子也得要好把式。”这件事很快在附近传开,父亲很是得意,晚年提及嘴角仍挂着笑。

有一天,父亲又同人谈及此事,我当时也在场,他显得很有成就感,我却不以为然,心生不快,觉得太冒险,更没必要在自己儿子跟前显摆。父亲觉察到了我的不悦,开导我说:“我只所以敢过,来于平时同牲口的磨合沟通,对牲口脾性的熟练掌握,对自己赶车的自信。无论干哪一行都要热心钻研,干活干活,就是要肯动脑子,干啥都要带架式,都要干出个样,力求做到最好,让人佩服。男子汉要有不服输的勇气,敢于挑战自我,敢为人先做强者。”父亲一番说辞,使我感到生分,原本埋怨的话即刻咽下,一个平时不多言语、没多少文化的地道农民,竟讲出一套颇有哲理、耐人寻味的大道理,令我这做儿子的肃然起敬。

父亲爱摆弄牲口,60多岁时又买回两头骡子,置了马车,除自家使用,平日给乡亲们犁地。一次往南坡拉粪,上到蹬眼坡时,前面牲口猛一用力,砰的一声套绳拉断,眼看着车毁人亡的悲剧就将发生,骡子四蹄紧蹬拼全力将往后倒的马车拖在原地。家里人闻讯都担心埋怨他,一直到他75岁时,才很不情愿地将牲口出手。

父亲去世14年了,有关他赶车的趣事,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,传为美谈。马车仍在院里放着,父亲却已作古,睹车思人,我更加怀念他老人家。拜严父训教,我做事一丝不苟,认真负责。

原载《青年文学家》2022年8月下

